

內政部註冊執照第五〇一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唐史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二冊

(18)

第二十六回 許敬宗構陷三家 劉仁軌蕩平百濟

却說褚遂良被謫愛州，自恐權譏被禍，無術生全，因上表自陳道：

往者漢王，即魏王，泰見二十四回，承乾交爭之際，臣不顧死亡，歸心陛下，是時岑文本、劉洎，奏稱承乾惡迹已彰，

身在別所，其於東宮不可少時廬贖，請且遣漢王往居東宮，臣又抗言固爭，皆陛下所見。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，及先帝大漸，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，陛下在草土之辰，不勝哀痛，臣與無忌區處衆事，咸無廢闕，數日之間，內外寧謐，力小任重，動懼愆過，螻蟻餘齒，乞陛下哀憐，謹此表聞。

大 這道奏章，明明是白述前功，怕死乞憐的意思。前勇後怯，太無丈夫氣，然自己怕死，如何盡殺劉洎。但此時的高宗，已被

舊代制伏，任他口吐蓮花，也是無益，因此留中不報。遂良憂鬱成疾，旋即去世。可爲劉洎洩冤。武氏聞遂良病終，尚因

他不及加誅，隱留遺憾，遂擢許敬宗爲中書令，教他速行羅織，構陷長孫無忌等人。敬宗多方伺隙，苦不得間，會洛

陽人李奉節上告太子洗馬韋季方，及監察御史李巢，朋比爲奸，應加重譴等語。有詔令敬宗訊問。敬宗刑驅勢迫，

硬要季方扳連無忌。季方憤不欲生，自刺不殊，奄然待斃。敬宗遂誣奏季方勾通無忌，意欲謀叛，今因事洩，所以情

急求死。高宗愕然道：「那有此事？舅爲小人構陷，稍生疑沮，或尚未免，怎至謀反呢？」敬宗道：「臣反覆推究，叛迹

已彰，陛下何以爲疑，恐非國家幸福。」高宗不覺淚下道：「我家不幸，親戚間屢有異圖，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

謀反，李承嗣又事此事，如果屬實，如何處置？」敬宗又道：「遺愛乳臭小兒，與一女子謀反，怎能成事？無忌與先帝

同遊天下，天下共服彼智，身爲宰相三十年，天下共懼彼威，若一旦竊發，攘袂一呼，同惡雲集，陛下將遣何人抵制

呢？」高宗疾惡宗廟有靈，爲了區區小案，得發大姦，尚可先事防患哩！」高宗徐徐道：「且待審訊確實，再行定

「敬宗乃退。」

是夕並未覆訊。到了次日入朝，即奏道：「昨夜已訊過季方，供與無忌謀反是實，臣却加詰道：『無忌是皇室至親，累朝寵任，爲何嫌而謀反？』季方答言：『無忌曾勸立梁王爲太子，韓瑗褚遂良等一併與議，今韓褚等俱已得罪，梁王又復見廢，無忌內不自安，所以與季方謀反。』」事出有因，並未誣扳。請陛下收捕正法，幸勿遲疑。」高宗又泣道：「舅若果有此意，朕亦不忍加誅。」敬宗又道：「薄昭係漢文帝母舅，文帝從代邸入立，昭亦有功，後來止坐殺人罪，文帝遣百官往哭，令他自裁，後世仍稱文帝爲賢主。今無忌負國大恩，謀移社稷，罪加薄昭數倍，幸虧姦狀自發，逆徒引服，陛下尙有何疑，不早處決？古人有言：『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。』」臣恐陛下遷延時日，將來變生肘腋，悔無及了。」諷人問極，欺肅主是矣。高宗不覺點首，也不再問無忌，竟下詔奪無忌官，封出爲揚州都督，安置黔州。季方處斬。敬宗又奏言：「無忌謀逆，由褚遂良韓瑗柳奭等構成，于志寧亦與同黨，乞一併加罪。」於是追褫遂良官爵，除奭瑗名，免志寧官。看官道：志寧如何連坐？原來前時易后，志寧雖未諫阻，亦未贊成，因此亦爲武氏所恨。囑敬宗一同陷害。中立派本最取巧，不意亦遭誣陷。

既而又窮究罪案，命御史追捕韓瑗柳奭，械送京師。且詔李勣許敬宗等，覆按無忌反謀。敬宗遣中書舍人袁公瑜，飛詣黔州，逼令無忌自縊，自己捏造供狀，還奏高宗。供狀中牽連多人，引得高宗不能不怒，把無忌兄弟子姪，無論親疎，一併處死。適應秦王愷言。只無忌長子冲，尙太宗女長樂公主。太宗第五女。總算加恩免死，謫戍嶺表。流遂良子彥甫彥冲至愛州，途次被殺。再敕將柳奭韓瑗二人，所至斬決。瑗已身死，發棺驗屍。柳奭已累謫至象州，由朝使宣旨受刑。所有三家財產，一併籍沒，就是遠宗近戚，俱充發嶺南，降爲奴婢。連高士廉子高履行，本任益州刺史，亦指他黨同無忌，貶爲永州刺史。于志寧亦座貶爲榮州刺史。所有武氏平日未見趨承的人物，一網打盡。此外老成宿望，曾列名凌烟閣上，只有李勣一人，阿附武氏，任官如舊。他如尉遲敬德程知節等，還虧先後殂謝，不入漩渦。

室元氣已經凋亡，子孫安得^不論晉以盡耶？
梁王忠不能無嫌，坐徙房州刺史。忠慄慄危懼，常恐被人暗算，甚至著婦人衣服，防備刺客。夜間夢寐不安，屢次洩人占夢，自卜吉凶。許敬宗等捕風捉影，又誣言忠有逆謀，再加武氏在旁攪撥，把他廢爲庶人，徙置黔州，錮禁承乾廢居時舊宅。可見祖宗貽謀不善，以致後人藉口。

後來武氏嘗夢見故后及蕭妃，慮他爲祟，密令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，爲覽禳事。宦官王伏勝報知高宗，高宗正因武氏專恣，心下不平，遂召侍郎上官儀、暗地與商。儀言皇后驕橫，天下共怨，應廢黜以安中外。高宗即令儀草就制敕，儀甫退出，武氏已匆匆趨至，見了草詔，竟與高宗不肯干休。高宗聞着獅吼，幾乎魂悸魄喪，忙把廢后意見統推到上官儀身上。怕妻至此，煞是可嘆。儀與伏勝俱曾服事廢太子忠，武氏與高宗鬪了一回嘴，使出爛許敬宗上一奏章，誣言儀與伏勝串同廢太子，隱謀爲逆。高宗此時已無主意，但恐得罪武氏，不管什麼父子恩情，一道旨意，將忠賜死。儀及宦官伏勝還有甚生望，下獄論斬。可憐儀子庭芝也隨父處死，又復株連了好幾十人。嗣是軍國大權全歸武氏掌握，高宗視朝，阿武在後垂簾，生殺予奪，任所欲爲。一班蠅營狗苟的朝臣，無論言語文字，統稱他爲二十聖，這真叫作陰陽反背，太阿倒持了。此段文字，係是顯慶元年時事，但因相隔不遠，故連類併書，以便閱者。

且說蘇定方自討平西突厥後，復於顯慶四年出征思結。思結係鐵勒別部，曾由唐改號隴林州。見二十一回。會長都曼叛服無常，當遣定方爲安撫大使，兼程前進，掩擊都曼營帳。都曼敗遁，追至馬保城，四面圍攻。都曼計窮出降，由定方縛獻殿廷，得貸死罪。不略思結戰事，所以表定方擒馭之功。越年三月，新羅王金春秋上表乞援，春秋係女主真德弟，真德於永徽五年病殂，唐廷册封春秋爲新羅王。應二十二回。惟高麗百濟與新羅仍不相和，嘗聯兵攻新羅境，奪去三十三城。新羅王春秋會上表求救，高宗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及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往討高麗，屢有斬獲。高麗兵敗退，唐兵亦還。惟百濟未嘗受創，同着唐兵西歸，復進擾新羅。新羅復遣使求援，乃再命蘇定方爲神邱道行軍大總管，與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率兵十萬人，水陸齊進，且授金春秋爲靺鞨夷道行軍總管，令簡新羅銳卒，會

同蘇定方大軍，同討百濟。定方自成山渡海，至熊津江口，正值百濟兵前來防堵，便不待檄列，即掩擊過去，殺死百濟兵數千人，有一半拚命通還。唐軍從後追逼，將至百濟國都，百濟王義慈，即扶餘王子，憤國出戰，被唐軍一陣搗入，殺得天昏地暗，紅日無光。百濟兵紛紛潰散，義慈也只好逃回，不意外城甫入，唐軍已追蹤而至，連城門都及關閉，由唐軍驟馬進去，還虧太子隆及次子泰，自內城領兵出救，纔得將義慈保入內城，關門拒守。定方督軍攻撲，義慈大懼，與太子隆縋城夜走，遁匿北境，留次子泰守城。泰竟自立爲王，隆子名文，尚留城中，私語左右道：「王與太子皆在，叔父竟擁兵自王，就使能却唐兵，我父子也不能自存了。」遂率左右踰城出降，人民亦陸續縋出，多來投順唐軍。定方乘勝猛攻，督將士登城立幟，泰窘迫無計，沒奈何開城聽命。義慈及隆聞國都失守，又思他遁，適唐軍前來搜捕，無路可奔，也只好面縛乞降。百濟舊有五部，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，至是悉數歸唐。改置熊津、馬韓、東明、金漣、德安五都督府，選擢原有酋長爲都督刺史。惟都城爲全國總樞，特留郎將劉仁願居守，熊津地居險要，亦特派左衛中郎將王文度，作爲都督，撫治百濟遺衆。定方遂押住義慈父子，還獻唐廷。定方至是，已三擒外國酋長矣。有詔赦罪不誅，再遷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，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，程名振爲鏐方道總管，分道往擊高麗。還有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，亦受命爲涇江道行軍大總管，接應定方。青州刺史劉仁軌督運東征軍糧餉，航海東行。不料遇着颶風，糧船多覆，因致得罪褫職，白衣從軍。

先是新羅王義慈與日本通好，倚爲外援，當遣子扶餘豐往質日本。及百濟亡國，遣將僧道琛及福信，收集餘衆，據住周留城，迎立故王子豐爲王，出圖恢復，圍住舊都。劉仁願兵少力單，勉強守禦，又因熊津都督王文度蒞任，即歿，更覺沒人援助，不得已飛章告急。唐廷亟起用劉仁軌，命爲檢校帶方州刺史，節制王文度舊衆，便道發新羅兵，往救仁願。仁軌慨然勇往，且在州司中請得唐歷及廟諱，隨帶軍前，並語麾下道：「我此去將蕩平東夷，頒行大唐正朔，衆位須協力助我，不患不建功立業哩！」

前時糧覆致即，也未免枉屈，此公原是大有爲者。

遂申定軍律，格外嚴明，沿

途轉關直前，無戰不克。福信分軍堵熊津江口，豎立兩柵，很是堅固，仁軌與新羅兵縱擊，把兩柵一併毀去，敵衆或被殺，或遭溺，不計其數。道琛聞福信敗退，也將都城撤圍，退保任存城。新羅兵糧盡，引還。仁軌與仁願合軍，休息士卒，暫且按兵不動。道琛遂自稱領軍將軍，福信也自稱霜岑將軍，兩人勢不相下，自行攻擊。道琛爲福信所殺，福信遂專掌兵事，抵制唐軍。仁願、仁軌因百濟都城，全恃熊津口爲保障，熊津一失，國都萬不可守，乃均移駐熊津城。唐廷亦令仁願爲熊津都督，飭侯高麗得勝，再行進兵。一面召回劉伯英、程名振，改遣任雅相爲浪江道行軍總管，轉調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，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，徵集三十五軍，及番部各兵，速攻高麗。

高宗改元龍朔，欲親自出征，爲武氏諫阻而止，但詔促各路進軍。蘇定方先進浪江，連戰皆捷，遂進圍平壤城。高麗莫離支蓋蘇文遣子男生率兵數萬，守鴨綠江，堵住任雅相一軍，雅相不敢前進，可巧契苾何力到來，主張進行，適值天寒冰沍，何力引衆乘冰，鼓噪而濟。高麗兵措手不及，立即潰走，被何力追奔逐北，斬首至三萬級。男生策馬急馳，還算保全性命。何力再欲進攻，不料任雅相病歿軍中，只好暫時逗留，候旨裁奪。高宗以雅相新亡，行軍不利，亦詔何力班師。蘇定方久圍平壤，屢攻不下，反陣亡沃沮道總管龐孝泰，并因年暮殘雪，兵士疲乏，亦解圍西歸。新羅王金春秋又復病歿，子法敏嗣勢，不能援助唐軍。高宗乃頒敕二劉，大旨說是「平壤軍還，熊津勢孤，一城不能自固，不如移就新羅。若金法敏留卿鎮守，可暫停彼處，否則泛海歸來便了。」仁願不覺躊躇，仁軌獨奮然道：「大臣爲國家計，有死無二，怎得貪生避害？試想主上欲滅高麗，所以先討百濟，留兵守堵，制他心腹，誠使厲兵秣馬，擊他無備，理無不克，得捷以後，士卒心安，然後分兵據險，開展勢力，飛表上聞，再求益兵，朝廷知我有成，必更遣將出師，聲援既厚，凶醜自殲，豈但不棄前功，且足永清海表？今平壤既已退師，熊津又復棄去，眼見百濟餘衆，不日騷張，高麗逋寇，無時可滅，數年血戰，徒勞無益，況且熊津孤城，居敵中央，我若動足，適爲敵乘，就使得至新羅，亦不過作一寓客，萬一有變，仍恐難免，雖悔亦無及了。愚料福信凶悖，君臣相猜，將來必行屠戮，我軍正應堅守觀變，乘釁

而動，不患不勝。古人有言：『將在外，君命不受。』還請總管詳察！」班直氣壯。仁軌道：「刺史說得甚是。」衆將也均贊成，遂嚴申守備，待機乃發。

忽由百濟王豐遣人來前，由仁軌召入，問明來意。來使道：「大使等何時西還？我主當派兵護送。」仁軌尚未及答。仁軌即從旁答道：「我軍歸期在邇，難得爾主好意，爾可爲我歸謝，不勞護送。」來使應聲自去。仁軌道：「狡虜欺我太甚，目下虜使方歸，我正可銜枚疾進，攻他不備了。」仁軌大喜，當即督兵襲支羅城，一戰即下。進敏賧城、大山沙井等柵，殺獲甚衆。福信聞警，纔遣兵添守峴城。仁軌佯令緩攻，夜令軍士督草填濠，霎時間草與城齊，各將士攀草而上一齊登城。守卒聞知，已經不及抵禦，只得開城遁走。仁軌方安穩穩的據了峴城，得與新羅通禁糧道，有恃無恐。仁軌遂奏請添兵，有詔發淄青萊海兵七千人，速赴熊津，再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，統軍繼進。百濟王豐正與福信爭權，率親卒擊殺福信，驟聞唐軍大至，急遣使向日本乞師。日本齊明天皇，名天豐，親赴筑紫，調兵救百濟，途次遇病，至筑紫即歿。皇太子天智，奉喪聽政，遣部將阿曇比羅夫、阿部比羅夫等，帥舟師百艘，援百濟王，更派兵三萬人繼進，作爲後應。

是時孫仁師已至熊津，與二劉合軍，聲勢甚盛。諸將欲出攻加林城，仁軌道：「加林當水陸要衝，地形險固，我若急攻，反傷士卒，緩攻必曠日持久，亦致老師。不若直擣周留城，周留城爲狡虜巢穴，羣凶所聚，除惡務本，正在此舉。」周留得拔，餘城不戰自下了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於是分道進兵。仁師、仁軌邀同新羅王金法敏，從陸路進。仁軌與別將杜爽、扶餘隆，率水軍及糧船，自熊津入白江，擬與陸師相會。甫至白江口，那百濟王豐與日本兵駕船前來，帆檣相望。仁軌用火攻計，乘風縱火，猛燒敵船，頓時煙焰薰天，海水盡赤。日本將阿曇比羅夫等，還想冒火來戰，怎禁得祝融肆虐，封姨助虐，徒落得焦頭爛額，一步兒不能上前。岸上戰鼓聲喧，唐將仁師、仁軌等，又復驅軍殺到，那時還有何心戀戰，慌忙轉舵遁去。中國有史以來，日本兵爲我軍所敗，惟此一役，最爲吃虧。百濟王豐亦脫身奔高麗。唐軍遂進薄

周留城，扶餘豐子忠勝、忠志等率衆出降。百濟又亡。惟百濟將遲受信，據守任存城，不肯歸命。仁軌令百濟降將常之及沙吒相如爲前驅，自率兵後隨，奮勇進攻。遲受信料不能守，也挈妻子奔高麗去了。

捷書報達唐廷，高宗召仁師、仁願還朝，留仁軌鎮守百濟。仁軌籍戶口，瘞骸骨，輯村聚，置官長，通道途，立構壘，補堤堰，修陂塘，課耕桑，賑貧乏，瞻孤老，立唐社稷，頒正朔及廟諱。百濟大悅，闔境又安。及劉仁願到京，高宗親加慰勞。仁願道：「這統是劉仁軌的功績，非臣所能及哩。」仁願推賢讓功，亦有足取。高宗乃加仁軌六階，正任帶方州刺史，且替他築第都中，安頓妻孥，厚給賞賜。小子有詩讚仁軌道：

有勇還須仗有謀，東夷餘焰一時休。若非良將紆籌策，安得功名蓋遠州？

百濟已平，正欲進圖高麗，偏鐵勒部又復叛唐，屢來寇邊，乃遣將往討。鐵勒暫將高麗攔下，欲知鐵勒部戰事，且待下回表明。

長孫無忌，高宗之母舅也，而構陷之者，始自武氏。成於許敬宗。武氏之欲殺無忌也，因無忌諫阻易后，致有此嫌。敬宗與無忌何讎？與褚遂良、韓瑗等又何怨？其所以必加陷害者，無非受武氏之囑託耳。夫唐廷以上臣僚甚衆，寧必爲武氏爪牙，方得居官食祿，況無忌等未嘗有罪，而乃任意按誣，惡同蛇蝎，吾不意忠良之後，而竟生此奸賊也。故武氏之惡固大矣，而敬宗之惡爲尤大。揭而出之，惡其何自遁乎？高宗時之良將，蘇定方外，應推劉仁軌。高麗未捷而還師，百濟復然而未靖，微仁軌之臨機決勝，則劉仁願必且還軍，即幸不爲敵所乘，而新羅介居兩國間，又遭大喪以後，其能免爲蠶食乎？故仁願之從諫如流，雖有足稱，而平定百濟，雖出仁軌之功，表而出之，功其庶不沒乎？本回隱具此旨，且爲標明鉅目，嫉惡表功，書法固不苟也。

第二十七回

發三箭薛禮定天山

統六師李勣滅高麗

在近地，可以掩取。仁泰遂選輕騎萬四千名，倍道前驅，經過大漠，至仙掌河，不見一虜，糧盡乃還。會連天風雪，士卒饑凍，殺馬爲食，馬盡，食人及入塞，餘兵僅八百人。司憲大夫楊德奇劾奏：「仁泰不納降衆，任情規掠，遂致虜衆散匿，將士喪亡，應付法司推鞠。又因仁貴掠取番女爲妾，多納賕遺，亦應加罪。」云云。高宗格外開恩，但令他將功贖罪，悉置不問，另遣右驍衛大將軍契必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，安輯餘衆。何力只選精騎五百名，瀚入鐵勒九姓中，番衆大驚。何力與語道：「國家知汝等皆係脅從，特令我宣詔赦罪，汝等但教捕住罪魁，交給了我，我概不復問了。」九姓部衆乃執住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。葉護注見前，設特勒亦番官名。繳與何力。何力責他叛逆，均令正法，餘不再究。九姓乃定。越年，再令鄭仁泰討平鐵勒餘衆，乃移燕然都護府至回紇，更名瀚海都護。燕然都護見二十一回書，設在瀚海軍山南麓，至此始移回紇。徙瀚海都護至雲中古城，改名雲中都護，以磧爲境。磧北屬瀚海，磧南屬雲中。繼復改稱瀚海都護爲安北都護府，這且不必絮敘。

且說與昔亡可汗阿史那彌射與繼往絕可汗阿史那步真，分治西突厥，本來是畫境自守，彼此相安。既而忽生嫌隙，積不能容。阿史那步真竟至颶海道總管蘇海政處進讒，謂彌射有謀反意。海政驚愕，召集軍吏與商道：「我軍留此，不過數千人，若彌射果反，來攻我軍，我輩將無噍類，不如先發制人爲妙。」乃矯詔發帛萬匹，召彌射與各部酋長前來受賜。彌射不知是計，竟率酋長來會海政。海政設伏待着，誘他入營，即令伏兵掩捕，悉數擒往，盡行殺死。彌射屬部鼠尼施拔塞幹等，叛走西南，由海政彌射步真率衆追討，方得平服。軍還至疏勒，弓月部又引吐蕃兵來攻唐軍。海政恐師努力竭，不堪再戰，沒奈何納賂吐蕃，約和而還。嗣是西突厥各部落均因彌射無過被誅，陰懷怨貳，可巧步真復死，十姓無主，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兩人，歸致餘衆，歸附吐蕃。

吐蕃自與唐和親後，朝貢不絕。高宗卽位，贊普弄贊病亡。二十二回因嫡子早死，立幼孫爲贊普，以國相祿東贊攝政。祿東贊招兵養馬，浸至盛強，又復得十姓歸附，聲勢益熾。彌欲併吞吐谷渾，適吐谷彌大臣素和貴得罪奔

吐蕃，且言吐谷渾虛實，祿東贊即率兵往攻吐谷渾，可汗諸葛鉢拒戰失利，乃挈弘化公主走依涼州。唐左武衛將軍鄭仁泰正調任涼州都督，因迎納諸葛鉢，替他奏聞詔命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，節度諸軍，分屯涼鄯二州，防禦吐蕃。一面遣蘇定方為安集大使，統軍作吐谷渾聲援，且調停兩國戰事。吐蕃祿東贊出駐青海，遣論仲琮仲琮為名，論係吐蕃相臣之稱。入朝，面陳吐谷渾罪狀，且請與吐谷渾和親。高宗不許，命左衛郎將劉文祥偕仲琮至吐蕃，傳詔詰責。吐蕃再遣使伴文祥還國，仍請與吐谷渾修和，惟求赤水地牧馬。高宗仍然不從，却還來使。於是吐蕃不服，倔強如故。唐世吐蕃之禍始此。唐廷擬招撫西突厥，令與吐蕃絕好，乃授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將軍，兼匭延都督，以示羈縻。詔尚未至，阿史那都支已派兵寇庭州。刺史來濟正調任是缺，遂顧語左右道：「我久已當死，幸蒙存全，以至今日。現在強寇憑陵，我惟一死報國便了。」遂不服甲冑，只帶領數十騎，赴敵盡忠。事聞於朝，高宗雖也憤念，但因濟為武氏所嫉，不敢加旌，但許他靈柩還鄉，所有封授都支詔命，亦未嘗追還。都支接着詔敕，陽為受命，暗中仍與吐蕃連和，慢慢兒的侵邊罷了。為後文伏筆。

高宗於龍朔四年正月，再改號為麟德元年，敕羣臣制定封禪禮儀。是時李義府恃勢賣官，怨聲載道，且與許敬宗纂定新禮，改訂官名，并參修國史及氏族志，無非黨同伐異，攪德營私。甚至子姓女夫，亦橫行不法。高宗嘗有所聞，面加儆戒。義府却勃然變色道：「誰告陛下？」高宗道：「何待問朕？」義府也不謝罪，昂頭自去。高宗因是不悅，會義府與術士杜元紀微服出城，候望氣色，又有人密白高宗，高宗防有異圖，即詔李勣按訊，審出許多罪狀，乃將他革職除名，流戍嶺州。朝野稱慶。高宗能逐義府，豈不能抑制阿武？可見武氏專橫全是為色所迷。惟許敬宗仍新估寵，勢焰黨天，所有封禪禮儀多經敬宗手定，又令李淳風作麟德曆，雖為推步精詳起見，也無非除舊布新，儀祀承平的意思。

麟德二年，由武氏表稱封禪，請率內外命府奠獻，自己嚮出風頭。高宗自然依從，即令敬宗訂定奠獻儀制。皇上初獻，皇后亞獻，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。燕氏係太宗妃，即趙王貞母。廣養稻陶匏，用茵褥疊爵。文舞用功成慶善樂，武舞

用神功破陣樂。儀制已定，遂下詔東禪，定洛陽宮爲東都，先偕太妃皇后等赴洛陽，再休息了數天，方由東都啓歸，所有鹵簿儀衛，延長至數百里。自十月出行，直至十二月間，方到泰山。車駕過壽張縣，聞張公藝九世同居，累朝都有旌表，因也屈尊過訪，公藝當然恭迎。高宗問他累世同居的緣由，公藝即書百「忍」字以進。高宗一再稱善，賜以縑帛百端，不沒公藝治家宜忍，治國不事在忍。王船山曾加論辯，可爲當世定評。乃進抵社首山下，爲泰山山脈之一峯。駐駕過年，到了元旦這一日，遂在泰山南麓，恭祀昊天上帝。次日祭泰山，又次日禪社首，祭皇地祇。每一祭獻，由高宗初獻畢，執事等盡行趨下，然後令宦官執帷，擁護武氏登壇亞獻。帷帟純用錦縑製成，端的是輝煌燦爛，冠冕堂皇。可憐漢書一個淫婦，至太妃終獻，又換過一種帷帟，便沒有武氏登壇的威風。各處祭畢，悉將祭文封入玉牒，藏諸石室，音感石隱也。於是大赦天下，改元乾封。又要改元，真是無謂。文武官各督爵加階，賜民酺七日，返經曲阜，謁孔子家祠，祀用少牢，贈官太師。孔聖有靈，亦不願加封太師名號。再至亳州，謁老君廟，即老子。尊老君爲太上元元皇帝。老子恐亦不願受此名稱。好不容易到了初夏，方還京師。

適值高麗遣使獻誠，入都請師。高宗正因東封竣事，擬耀威東方，平服高麗，湊巧有外使到來，正是機不可失，怎得不遣將與師？看官閱過上文，高麗本與唐爲敵，如何反來乞師呢？原來乾封元年，高麗泉蓋蘇文已死，長子男生代爲莫離支，自出巡城，留弟男建男產居守。男建自爲莫離支，發兵拒兄，男生無家可歸，走保別城，因遣子獻誠詣闕求救。高宗即命契苾何力爲安撫使，左金武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，同爲行軍總管，東征高麗。即命獻誠爲嚮導，授官右武衛將軍。龐同善偕獻誠先行，入高麗境，遇着防兵，一鼓擊走。男生遂率衆來會，詔授男生爲遼東大都督，兼平壤道安撫大使，封玄菟郡公。又命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，兼安撫大使，帶領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等，水陸並進，援應何力同善等軍。且敕何力同善等，悉受李勣節制。勣渡過遼水，道出新城，召語諸將道：「新城爲高麗西鄙，不先攻下，餘城未易圖了。」乃督軍佔據西南山，俯瞰城中，環矢迭射。城中恟懼，遂縛城主出降。李勣

使契苾何力入守，龐同善、高侃爲犄角，留薛仁貴往來游弋，策應各軍，自率大兵進擊，連拔一十六城。男建果然潛兵西出，來襲高侃營寨，被薛仁貴中途邀擊，大敗遁歸。侃遂進軍金山，金山地據要害，戍卒如林，見侃軍到來，奮力出關，侃與戰不支，逐步退還。高麗兵那裏肯捨，相率趕來，可巧碰着了薛仁貴，橫衝而入，把高麗兵截作兩段。侃亦麾軍反攻，兩下合擊，殺死高麗兵五萬餘人，乘勝逐北，搗破南蘇木底、蒼岩三城，聲威大振。仁貴尚不肯罷手，竟自引部下三千騎，進攻扶餘城，諸將慮他兵少，勸令休進。仁貴笑道：「兵不在多，但看使用合宜，雖少何害？」隨即毅然前往，直抵扶餘城下。守兵出城接仗，怎禁得仁貴一支大戟，前挑後撥，紛紛落馬。仁貴部下又都是百戰雄兵，無人可敵，眼見得守兵敗衄，棄城而逃，一座好城池，又被仁貴據住了。極寫薛仁貴扶餘附近四十餘城，均憚仁貴威名，望風請降。

李勣聞扶餘城得下，很是喜慰，即遣侍御史賈言忠還報。高宗問及軍事，言忠答道：「高麗必平。」高宗道：「卿從何處看來？」言忠道：「昔隋煬帝東征，因人心離怨，所以不克，及先帝東征，因高麗無覺可乘，所以不克。俗語有云：『軍無媒，中道回。』今男建兄弟，自相鬪鬪，男建傾心內附，爲我嚮導，拔國虛實，我已盡知，將帥成謀，士本效力，那有不克之理？且聞高麗祕記，曾有讖語，謂不及九百年，當有八十大將，傾滅高麗。高氏自漢立國，至今已九百年，李勣年已八十，正應彼讖，更兼高麗連年饑饉，妖異迭興，人心驚惶得很，還有甚麼不亡哩？」高宗又問遼東諸將，何人最賢？言忠道：「薛仁貴勇冠三軍，龐同善雖不善鬪，持軍却也嚴整，高侃勤儉自處，忠果有謀，契苾何力沈毅能斷，性少忌刻，却不失爲統御才。這數人統是當代良將，若講到夙夜小心，忘身憂國，總要推大總管李勣哩。」言忠詳論諸將，尤屬有識，惟推重李勣，說他忘身憂國，未免阿私所好。高宗怡然道：「卿可謂觀人有識了。」當下仍遣令東行，慰問將士，及言忠至軍，李勣已親至扶餘城，授應薛仁貴，殺退男建部衆，進拔大行城，復會合諸軍，攻破鴨綠水，堅壘，直搗平壤城了。

言忠奉詔慰諭。士氣益奮，契苾何力引軍先至平壤城下，勦軍繼進，圍攻至月餘，高麗王高獻，勢窮力蹙，乃獻泉男產率首領九十八人，持着白旗，出降軍前。惟男建尙閉門拒守，且屢遣兵夜襲唐營，均被唐軍擊退。男建嘗以軍事委僧信誠，信誠輸款唐營，願爲內應。越五日，開城納唐軍。勦卽縱兵登城，鼓譟而入。男建方欲自刎，正值唐軍齊進，七手八腳，將他捆住。又把百濟故主扶餘豐也，一併擊下，餘衆悉降。當由勦傳檄高麗全境，令他歸順，所有高麗五大部，凡百七十六城，除已由唐軍攻克外，沒一處敢行抗命。高麗遂平。

勦乃振旅還朝，途次接到詔敕，將高藏等先獻昭陵，次獻太廟，待一一遵行後，然後奏請受俘。高宗親御含光殿，傳見高藏以下諸人，高藏等匍匐殿階，由高宗面頒詔敕，赦高藏、泉男生等罪，各授官爵。惟泉男建扶餘豐兩人，罪大難宥，一流黔州，一流嶺南。分高麗爲九都督府，四十二州百縣，特就平壤設安東都護府，統轄高麗，卽令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。總兵二萬人鎮撫。惟扶餘豐子扶餘隆早已出降，有詔令爲熊津都尉，招輯餘衆，且替他頒敕新羅，勸釋前嫌，互修新好。新羅王金法敏不敢不從，遂與隆同盟熊津城。劉仁軌代作盟詞，俾敦睦誼，然後帶着守兵，航海西還。高宗親祀南郊，告平高麗，進封李勦爲太子太師，令他襄祀，充亞獻官。

是年又改元總章，且欲親幸涼州。大理少卿來法敏，上言：「隴右洩敵，不宜巡幸，乃不果行。」總章二年冬季，李勦寢疾，弟弼由晉州刺史任內奉旨召還，命爲司衛卿，使視兄疾。勦見弼少覺心喜，便道：「我俟稍愈，可置酒同宴。」於是設席奏樂，兄弟會食，子孫侍列，歡飲將畢，勦語弼道：「我見房杜二人平生勤苦，擇立門戶，後因諸子不肖，蕩覆無餘。」房、杜實事見前，杜子名衡，曾尙太宗第十六女城陽公主，因是奉朝覲，被誅，兄弼亦死。勦泣。我有子孫獻人，今悉託汝，汝應爲我慎察，如有言行乖異，妄交非類，請先行撻殺，然後上聞，勿令他人笑我。我似房杜一獻，我死後殯用常衣，外加朝服，倘死後有知，可著此服往朝。先帝慎勿過侈。衆妾願留居養子，不妨聽他，否則任令他去。如不從我言，我雖死恐將戮尸哩。」盧思達深察天不從汝，何言已不禁淚下。弼唯唯受教。嗣是病日加劇，高宗及皇太子賜藥，每至卽服。家人欲

呼醫審視，勦慨然道：「我本山東農夫，從龍佐命，位至三公，年踰八十，還有甚麼不知足哩？生死由天，非關醫藥，不過上承恩賜，不敢不服，外此原不必就醫了。」未幾遂死。勦素友愛，嘗遇姊病，親爲煮粥，風回熱減，姊願語道：「僕妾頗多，何太自苦？」勦答道：「姊弟年皆垂老，雖欲常爲姊煮粥，恐也不得幾次了。」一長歎，又嘗自言：「十二三歲時，卽作無賴賊，逢人卽殺，十四五歲，爲難當賊，擇人後殺，十七八歲爲佳賊，臨陣乃殺人，二十歲爲大將，用兵救人死。」每出戰必先定謀，戰勝必歸功將士，所得金帛一律分散，所以人皆致死。高宗聞勦死耗，泣語羣臣道：「勦奉上忠，事親孝，歷仕三朝，未嘗有過，可稱作社稷臣。且朕聞他操行廉謹，不治產業，今已身歿，恐無贏貲，須厚加賜卹，乃可酬忠。」遂令有司多貽金帛，追贈勦爲太尉，諡曰貞武。子震嗣爵，終桂州刺史。震子敬業，敬猶具見後文，小子有詩詠李勦道：

攀龍附鳳列三台，百戰功成柱石才，可惜生平差一着，依違阿武禍成胎。

李勦死後，又改元咸亨。西陲又有變亂情形，待至下回續敘。

薛仁貴，將材也，李勦將將材也，仁貴三箭定天山，遂以成名，實則勇敢二字，足以盡之。及從征高麗，破男生，救高侃，進拔挾餘城，以少勝多，有戰必克，實言忠所謂勇冠三軍，良非虛語。但亦由李勦之爲統帥，知人善任，始則留爲巡撫，繼則任其進攻，終則自行應援，不掣肘，不蒸能，然後仁貴得以建立鉅功，揚名千古，乃知李勦固一將將材也。否則如鄭仁泰之爲大總管，出征鐵勒，雖有仁貴之迅定天山，而其後卒喪功而還，同遭彈劾，統帥非人，將勇亦不足恃耳。惟勦營私長禍，導高宗之易后，卒致唐蒙幾滅，家族亦誅夷殆盡，臨終之囑，果笑益哉！史以不通學術識之，有以夫！

第二十八回

伐西羌連番敗績

易東宮兩次蒙冤

却說吐蕃國相祿東贊，悉心秉政，馴至盛強。祿東贊死，有子四人，長名欽陵，材智不亞乃父，續掌國事。欽陵弟贊婆，悉多于勃論，亦均有武略，出外典兵，因與唐室有嫌，遂連陷西域十八州，又合于闐兵襲擊龜茲，陷入接換城。這消息傳入唐都，有詔撤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，令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婆道行軍大總管，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及左衛將軍郭待封爲副，往討吐蕃。仁貴等奉命西行，軍至大非川，將趨烏海。仁貴語道真待封道：「烏海險遠，且多瘴癘，我軍如若深入，實是一條死路，但既奉命來前，怎可貪生怕死？不過死中亦應求生，急進當可圖功，緩進必且致敗。今大非嶺地尚平坦，可置二柵，藏納輜重，留萬人爲守，我率輕騎前往，倍道兼行，掩他不備，定可破敵了。」待封自願留守，仁貴又囑道：「我若已到烏海，當遣騎兵來運輜重，請君保護同來，否則慎勿妄動。」待封應聲允諾。仁貴遂率所部前行，令道真爲後繼，兼程疾進，甫至河口，遇吐蕃兵數萬人，據險守着。當由仁貴自作衝鋒，仗着一桿大戟，刺入敵壘，敵皆披靡。唐軍一併擁上，殺掠甚多，奪得牛羊萬餘頭，鼓行而西，直薄烏海城，乃派弁目帶領千騎，往大非川接運輜重。那知留守大非嶺的郭待封，早已將輜重若干送與敵人了。

看官道是何因？原來郭待封嘗爲鄯城鎮守，與仁貴名位相同，至是恥居下列，不願受仁貴節度，竟領輜重徐進。行軍豈可易敵？待封實是可殺。到了半途，吐蕃發兵二十萬，前來邀擊，待封趨避不及，只好接戰。一場角鬪，被吐蕃兵殺得大敗，慌忙逃命，把輜重數百車，盡行失去。仁貴尚在烏海城下，眼巴巴的望着待封，偏祇來了道真一軍，並不見待封到來。嗣由騎兵返報，待封已將輜重失去，不禁大驚道：「輜重一失，我等怎能久留？只好飛速回軍罷。」當下立命退軍，從間道趨回大非川。待封亦正帶着敗兵，在大非嶺駐紮。兩軍甫行會晤，不意胡哨四起，虜馬長驅，吐蕃國相欽陵，帶着大軍四十萬，鼓勇而來。仁貴正要布陣，與他接仗，偏待封部下已先潰遁。待封亦策馬奔去，一軍失律，餘軍亦相顧錯愕，成無鬪志。那欽陵麾下，又都是久經訓練的勁旅，任你薛仁貴如何能耐，究竟一枝鐵戟，敵不住四十萬蕃兵，兩下交綏，唐軍逃的逃，死的死。仁貴知不可敵，忙與道真殺開一條血路，且戰且行。待至紅日銜山，

欽陵收軍不追，方得休息，檢點殘兵，十成中已傷亡七八成了。深惜薛仁貴，故雖經大敗，筆下尚有含蓄意。仁貴歎道：「今歲次庚午，即咸亨元年。星在降婁，不應有事西方。鄧艾死蜀，亦蹈此失，我原恐有此敬哩。」乃與道、契熟商，只好遣使約和。欽陵也不欲窮逼，但覆稱唐軍不入吐谷渾，便當允議。仁貴沒法，乃權詞應允，自率敗軍東歸。高宗聞報，命大司憲樂彥璋到軍中按問敗狀，逮捕三人至京師，一併除名，免為庶人。待封不誅，未免姑息。

吐蕃遂併吞吐谷渾故地，詔徙吐谷渾餘衆居靈州。既而吐蕃遣大臣仲琮入貢，仲琮少游太學，頗知文事，高宗召見時，問及吐蕃風俗。仲琮答道：「吐蕃地薄氣寒，風俗樸魯，何足比擬中國，但法令嚴整，上下一心，所以能歷久強盛呢。」外蕃之強，大都由此。高宗又問道：「吐谷渾與吐蕃向係親鄰，吐蕃乃納叛衆和，據有吐谷渾土地，朕遣薛

仁貴等，往定吐谷渾，吐蕃又發兵邀擊，這是何理？難道我國果敬不過吐蕃麼？」琮頓首道：「臣奉使入貢，他事非所敢聞。」高宗以為知言，厚禮遣還，再擬命將西征，苦無統帥，且因高麗餘衆出沒東方，屢有亂事，新羅王金法敏，容納叛人，串使為亂，乃暫停西略，先事東征。初遣高侃為東川道行軍總管，發兵討高麗叛衆，屢次告捷，終無成功。再遣劉仁軌為難林道大總管，及衛尉卿李弼、燕山總管李謹行等，同討新羅叛王，斬獲頗衆。仁軌連奉召遣朝，惟李謹行屢建奇功，妻劉氏居守伐奴城，環甲率兵，擊退賊虜，受封燕國夫人。不獲男婦，謹行進任東安鎮撫大使，進屢新羅三戰皆捷。新羅王乃遣使謝罪，且貢方物。高宗乃赦罪不問，嗣復遣高麗扶餘隆歸國，令各撫故土人民。藏得封為朝鮮王，隆得封為帶方王。偏藏至遼東謀叛，乃仍召還，徙邛州而死。隆畏新羅勢盛，始終觀望，不敢入故都，尋且退歸內地，於是高麗百濟，幾盡併入新羅。此段為納納文字。

是時劉仁軌已官尚書右僕射，出任洮河鎮守使，防禦吐蕃。東方乏一熟手，只可舍東顧西。借仁軌事作穿插，以觀東西運實。會許敬宗因病致仕，未幾即死。敬宗構害忠良，驕奢無度，在京師廣營第舍，僭造連樓，召諸妓走馬樓上，縱酒奏樂，自娛晚年。又納美婢為繼室，婢竟與敬宗子昂私通，敬宗奏斥昂至嶺外，久乃表還，復以女嫁蠻酋馮盎子。